續禮記集說

續禮記集說卷七十九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祭法

朱子曰祭法一篇即國語柳下惠說祀爰居一段但文有先後如祀稷祀契之類只是祭祖宗耳末又說有功則祀之若然則祖宗無功不祀乎

吳氏澄曰法謂制之定者此篇記祭文鬼人神地示之定制故曰祭法

姚氏際恒曰此篇漢儒所作前後全襲魯語展禽語中更雜以七廟壇墠七祀祭殤諸不經之說後儒無

識收入禮記誤矣或曰何以必知漢儒襲魯語曰魯語有虞氏禘黃帝一段本承上夫帝王之制祀也來蓋歷敘帝王功烈也今易置于首是有應無呼矣又將夫帝王之制祀也全文易置于末惟除出有虞氏禘黃帝一段是有起結無中腹矣一也改魯語有虞氏宗舜爲宗堯前既無舜名則後何以有舜勤衆事而野死一句勦襲昭然二也詳本文下魯語禘郊宗祖報其五事今删去報一事果使魯語本祭法焉得輙自增之乎三也七廟壇墠七祀祭殤之類明係攙入絕不相類四也如于則祀之排句及非此族也不在祀

與皆襲左國文法五也

陸氏奎勳曰吳與沈氏云除首段禘郊祖宗自燔柴泰壇至末乃彙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之義疏也余按其文尚有言內祭者如二祧在七廟之中時祭之外有月祭又爲祈禱有祭皆說禮之不當者在漢儒傳記中亦屬下品

姜氏兆錫曰按祭法祭義祭統三篇法者言所祭之法制也義者言所祭之義理也統者言所爲祭之統紀也此篇首節及聖王之制以下見國語展禽論祀爰居其郊禘祖宗廟祧壇墠之制並見家語廟制說

詳各節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熊氏安生曰有虞氏禘黃帝者謂虞氏冬至祭昊天上帝於圜丘大帝之時以黃帝配之而郊嚳者謂正建寅之月祭感生帝于南郊以嚳配也祖顓頊而宗堯者謂祭五天帝五人帝及五人神于明堂以顓頊及堯配之也祖始也宗尊也其夏后氏以下禘郊祖宗其義亦然但所配之人當代各別

萬氏斯大曰禘郊王制祭統所云時祭之禘行于每歲午月追祭太祖之所自出之帝于太廟而以太廟及毀廟未毀廟之祖配之也郊于月日至祭天于南郊之太壇而以祖配之也祖始祖百世不遷之廟也宗後世有功德之祖尊之爲宗與太祖同爲百世不遷之廟也周初始祖后稷郊亦配稷而文武並爲不遷之宗東遷之後又以文王爲始祖武王爲宗按孝經云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此周公所制特典蓋於秋季大饗上帝于明堂而尊文王以配之明堂即觀禮見諸侯之宮其方三百步爲壇而四門者也

將祀明堂亦告預宮鄭氏牽孝經以釋此文殊不合

姚氏際恆曰全襲魯語魯語曰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殷人禘嚳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按展禽之論文仲也其意推崇先王祀典以黜其祀爰居之非由周而上溯乎虞夏殷以為禮亦宜爾皆記者潤色之語義多乖舛不可援据以為祭法之所由始也而此以祭法名篇固已非矣自鄭氏以及諸儒或闕其說或曲為解要之皆不知其所自來為贅說耳其有虞氏一句又改易魯

語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為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禘與祖同郊與宗異按魯語言有虞氏宗舜夏后氏宗禹商人宗湯周人宗武皆主舜禹湯武之後言今以有虞氏易為宗堯則主舜與已身言與下三段非一例語義矣祭法之改之也則又有故舜禪於禹商均不有天下豈復可謂之郊堯而宗舜乎若郊堯宗舜又宜屬禹事不當冠以有虞氏也故改之然則魯語所云義亦未允矣其通節禘郊祖宗乖舛之處因係魯語不復詳辨云

姜氏兆錫曰此節文見國語其稱有虞氏郊堯宗舜

獨與此郊嚳宗堯不同而考家語孔子所言四代郊禘祖宗與此並同疑國語或有誤也家語孔子與子羔云凡四代之所謂郊者皆以配天其所謂禘者皆五年大禘也應爲大祖者其廟不毀不及大祖雖在禘郊其廟則毀矣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之祖宗者其廟皆不毀也以家語推之其義可見矣 劉氏曰虞夏商周皆出自黃帝黃帝之次子昌意生顓頊顓頊至舜七世至禹三世黃帝之長子少昊生蟜極蟜極生帝嚳嚳四妃長姜嫄生棄卽稷次慶都生堯次簡狄生契次長儀生摯自契至冥六世至湯十四

世自稷至文王十五世武王十六世則四代禘郊祖宗之次皆有可疑鄭氏謂經文差互宜矣今以周制推之有天下者立始祖之廟百世不遷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祭之于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則虞夏皆當以顓頊為始祖而禘黃帝於顓頊之廟其祭天于郊則皆當以顓頊配也殷當以契為始祖而禘帝嚳於契廟其郊則當以契配也至祖有功而宗有德虞以上官天下當如鄭註尚德之說以祖嚳宗堯為正而三王家天下自當祖宗所親鯀以死勤事雖非賢比然當為祖不當郊商冥亦然由是論之則經當

云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顓頊祖嚳而宗堯夏后亦禘黃帝而郊顓頊祖鯀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契祖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如此則庶無疑矣愚按陳註引劉氏比例而推至爲淸楚但禮制因革損益至周乃備則以周制例前代亦未知果否且國語與本節雖稍殊若家語孔子稱四代之祖宗並如此篇而石梁王氏乃謂諸經無所見何也家語篇末子羔問曰此四祖四宗其祖考之有功德其廟可也若虞宗堯夏祖顓頊皆異代之有功德者也亦可存其廟乎孔子曰善如汝所問也如殷周之祖

宗其廟可以不毁其他祖宗者功德不殊雖在殊代亦可以無疑矣其答之明也如此又引詩而言曰周人之於召公也愛其人猶敬其所舍之樹況祖宗之功德而可不尊奉其廟乎學者觀孔子之言其慎考之可也

陸氏奎勳曰禘郊祖宗全用魯語之文而改有虞氏郊堯宗舜爲郊嚳宗堯差覺近理獨不言報者在漢之初無暇及此也漢高大封功臣兄弟外養之子皆立爲王而於太公棄之如遺至家令有言乃尊爲太上皇及身猶然何論所後親父猶然何論上世雖使

周禮盡存亦安所用之哉清江劉氏曰非天子不禘非天子不郊非天子不建祖宗非有功德不爲祖宗非爲祖宗無不毁廟故夏后氏不郊顓頊而郊鯀者無功食於廟則必毁故推以配天而食于郊則世世修之此禹之孝也殷人郊冥者冥諸侯也未受命不可稱祖宗與于祖則必毁故亦推以配天而食于郊則世世修之此湯之孝也其說甚新然鯀與冥皆以死勤事者故可奉以配天豈禹湯有私于父祖哉

方氏苞曰禘非圜丘之祀朱子旣據大傳以絀之而郊與明堂先儒之說猶樊然散亂竊思嘗禘郊社尊

無二上圜丘祀天惟以稷配明堂享帝惟以文王配
四郊迎氣各祭其帝與其官惟大旅乃合祭五帝與
五官蓋歲事之常則天地四時宜分有故而旅則上
下四方之神祇不容不合也圜丘祀天則天神從祀
焉方澤祭地則地示從祭焉而四郊與明堂則無天
神從祀蓋皇天后土式臨則百神皆宜備降而四時
功各有持明堂精意以享不宜汎及羣神且歲事之
常天神地示各以其時其事其地專事之故圜丘方
澤而外無爲別其從祀也祖文王而宗武王謂二世
不祧與明堂無涉舊說郊祭一帝明堂祭五帝小德

配寡大德配衆又謂明堂兼祀武王宋以後諸儒又
謂歷世皆以父配不惟于古無徵亦非心理之同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
萬氏斯大曰泰壇卽南郊之圜邱太折卽北郊之方
邱下文太社亦卽此也蓋以其至尊而言則曰太壇
曰太社曰太折以其形而言則曰圜邱曰方邱名雖
殊其實一也祭天地皆用騂犢第郊唯特牛社則加
羊豕而爲太牢耳
姚氏際恆曰瘞埋祭地之說非祭者明以達幽陽以
感陰非徒祭其形而已何爲瘞埋便能達而感之乎

又曰周禮大司樂言祭天于圜邱祭地于方邱此云泰壇泰折不相合諸儒曲解謂泰壇即圜邱泰折即方邱非是用騂犢以周所尚言之與周禮牧人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之說亦不相合鄭氏曲解謂此與天俱用犢連言爾亦非也

姜氏兆錫曰燔燎也積柴于壇上加牲玉乃燎之使氣達于天也瘞埋謂繪埋牲于壇下使禮行于地也泰壇即圜邱泰折即方邱泰者尊之之詞折如折旋之義喻方也周禮牧人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此并用騂犢者蓋周人尚赤郊社並用騂而其稍近黑

色者爲黝與

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相近依注讀爲禳祈王肅作祖迎宗讀爲禜禜榮敬反王如字見賢遍反亡如字一音無

陳氏澔曰相近當爲祖迎字之誤也寒暑一往一來往者祖送之來者迎迓之周禮仲春晝迎暑仲秋夜迎寒則送之亦必有其禮也

姚氏際恆曰郊特牲云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此

以四時寒暑水旱四方百神之祭與郊天祭日並言非其義矣且寒暑卽時之日不當分爲二祭雩爲祈雨之祭云祭水旱欠分曉四坎壇祭四方坎深也壇高也安有深而高之地乎並謬王宮夜明及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皆方士口吻聖人之所不語者也　又曰記文於此未嘗言六宗自僞孔叢子襲此說爲六宗諸儒以六宗釋此非也相近如字鄭氏作祈禳或據孔叢子作祖迎亦皆非　又曰此節亦本魯語三辰五行九州名山川澤之說而衍之諸侯在其地以下本王制

姜氏兆錫曰泰昭壇名時四時也祖迎謂寒暑一往一來往者祖送之來者迎迓之也周禮仲春晝迎暑仲秋夜迎寒言迎則送者可知矣坎以祭寒壇以祭暑王宮亦壇名夜明亦坎名方氏曰王有日之象而宮乃其居故日壇曰王宮夜爲月之時而明乃其用故月坎曰夜明也幽言其隱而小楊子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是也故謂之幽宗吁而求雨之謂雩而雨以時至則亦無水患也故謂之雩宗宗之言尊也書禋于六宗詩靡神不宗是也泰壇泰折不謂宗者天地不嫌于不尊也坎壇方四而位八若乾西北艮東

北坎正北震正東皆陽位坤西南巽東南離正南兌正西皆陰位故坎壇各四也百神統祠也亡其地謂地見削奪也

朱氏軾曰壇對坎言累土爲壇掘土爲坎鄭注壇坦是及對折言謂光圓無稜角也折轉也四轉而爲方也祭天言壇則知地之爲坎祭地言折則知天之爲圜據鄭注泰昭壇也寒於坎暑於壇也王宮夜明幽宗雩宗皆壇也四方之神有壇有坎山林於壇川澤於坎張子則云日月等無特祭皆祀於郊日於壇月於坎則是風雨星辰皆當於坎也竊疑泰昭即云埋

牲當是坎相近從張子解讀如字宗亦如字

一陸氏奎勳曰橫渠曰寒暑之祭無定位暑近日壇寒近月坎故云相近於坎壇祭寒暑如字自通不必依

鄭注改禳祈依孔叢改祖迎

太凡生於天地之閒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則五代之所不變也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祖宗其餘不變也

姚氏際恆曰五代七代之說他經傳未見其上下亦參差費解鄭氏謂五代爲黃帝堯舜禹湯周七代增以顓頊帝嚳按記文言禘黃帝祖顓頊等事非謂黃

帝之時已立禘郊諸制也牽合未允又以堯舜爲一代亦謬愚謂五代是唐虞三代七代是漢儒指秦漢而言

姜氏兆錫曰五代唐虞三代也加顓頊帝嚳爲七代方氏曰人物之生數有長短分有小大莫不制於天地是之謂命及其死也物謂之折言其有所毀人謂之鬼言其有所歸也不變者不改所命之名更立者更立所祭之人名當於實故無事於變人異於世故必更而立也不變自堯而下者由堯以前其法未成其名或變也更立不及於黃帝者七代同出於黃帝

黄帝無統于上七代則更于下也其餘不變者謂禘郊祖宗之外天地日月山川之類此以上特言内外祀之大典也

方氏苞曰鳥獸蟲魚多死于斬割離植物必刈伐故曰折人則全而歸之故曰鬼董子曰人受命于天超然異于羣生明于天性然後知自貴于物觀此亦可見矣獨言五代者唐虞之後義類始大明上古渾樸人物之死尚未辨其名也七代宜作四代本記自有虞氏始國語亦然舊說俱不可通

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

爲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曰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爲鬼大夫立三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

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埤音
善適丁歷反顯考無廟之顯依注作皇

朱子曰官師諸有司之長也官師一廟止及禰卻於禰廟併祭祖適士二廟即祭祖祭禰皆不及高曾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廟而三大夫亦有始封之君如魯季氏則公子友仲孫氏則公子慶父叔孫氏則公子牙是也

吳氏澄曰親廟四祧廟二其爲三昭三穆并太祖凡七廟有功德可宗者别立廟百世不毁與太祖同宗或多或少或有或無故不預七廟之數

徐氏邈曰左傳稱孔悝反祏又公羊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注義以爲斂攝神主而已不暇待祭也此皆大夫有主之文又禮言重主道也埋重則立主今大夫士有重亦宜有主以紀別座位有尸無主何以爲別將表稱號題祖考何可無主今衆經傳未見士大夫無主之義有者爲長

姚氏際恆曰陳可大曰此章言王立七廟而以二祧足其數則其實五廟而已安在其異于諸侯也至謂壇墠之主有禱則祭無禱則止則大祫升毀廟之文何用乎鄭註此章謂祫乃祭之盡亦覺記者之失矣

又宗廟之制未有舉壇墠爲言者周公三壇同墠非此義也楊氏復曰按三壇同墠之說出于金縢乃因有所禱而爲之非宗廟之外預爲壇墠以待他日有禱也孝經爲之宗廟以鬼享之非去壇爲鬼也晉張融謂祭法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去墠爲鬼皆衰世之法則所言難以盡信郝仲輿曰按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天子諸侯皆有太祖無祧壇墠鬼此不言太祖泛云祖考遠廟爲祧則以世遠輒法太祖亦不免矣至使壇墠露處絕其血食人生有貴賤孝親之情本一富師不得與士大夫同祀其祖

至于庶士庶人親死即爲無祀之鬼諒非先王制禮之意徐伯魯曰去墠曰鬼則王者何以有禘乎其謬甚矣按徐此駁尤勝是自與其前言郊禘之說相反也又曰此節之說取諸家駁語載之如右足證其妄因不復贅而其餘所稱祖宗名號亦多不經者稱父曰考祖曰王考按之經傳稱父爲考祖爲王父亦合然王者稱父當曰皇考曲禮云父曰皇考又周頌凡武王成王稱文王武王皆曰皇考是也稱祖當曰皇祖考曲禮云王父曰皇祖考是也今旣不以稱父祖而且稱曾祖曰皇考是以父之稱稱曾祖矣稱大祖曰祖考是以祖之稱

稱大祖矣豈不謬乎其稱高祖曰顯考他經傳亦未見

朱氏軾曰大夫無壇重太祖也官師無壇祭王考於考廟去王考者謂除王考外凡曾祖以上皆爲鬼也

姜氏兆錫曰此以下備言內外祀之常制也天下有王謂王也分地建國諸侯也置都立邑謂大夫士也

方氏曰分地建國置都立邑以尊賢也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以親親也親親不可無殺故爲親疏之數尊賢不可無等故爲多少之數也　又曰七廟謂高曾祖禰與始祖爲五并二祧凡七也起土爲壇除地爲

墠七廟之外又立壇墠各一也考卽禰也王考卽祖也皇考卽曾祖顯考卽高祖祖考謂始祖也始祖百世不遷而高曾祖禰爲近親故五廟皆每月一祭禰祖曾高之上其二廟名之爲祧不得月祭但得四時祭之耳言享嘗乃止省文也去猶離也去祧則世遠而又不得於祧受祭故祭則爲壇其又遠者不爲壇故祭則爲墠此皆須有所祈禱則祭之也去墠則又遠矣雖有祈禱亦不及故泛然名之爲鬼而已 黃氏曰太祖之廟一祧廟二親廟四是爲七廟言先王先公之廟祧則廟與祧凡七矣孔安國王肅以高祖

之父高祖之祖爲二祧正據周公制禮之時特備七廟以立天子之制而言也鄭康成以文武爲二祧此因文武親盡當遷不遷而遂以爲二祧耳陳氏曰此章首稱王立七廟而其下所稱一祖廟四親廟而月祭之者特五廟而已是合二祧乃七廟也註疏乃以文武不遷之廟爲二祧以足七廟之數則商有三宗將爲一祖廟三親廟而已乎愚按七廟通先王先公之廟與祧而言此有周禮守祧職可考若文武二世室自在七廟之外此之謂九廟而朱子或問所以採劉歆之說也但或問中所稱祧字當作毀字看不得

以當遠廟爲祧之祧耳　又曰諸侯始封之祖爲祖考廟并父祖曾高爲五而月祭止父祖曾三廟若高祖與始祖則四時祭之而已去祖爲壇乃高祖之父去壇爲墠乃高祖之祖凡皆降於天子之義也大夫父祖曾爲三廟而高祖與始祖皆不立廟其三廟亦不月祭凡皆降于諸侯之義也墠輕於壇此二一壇而無墠者蓋以高祖始祖雖無廟猶若重之與高祖之父則去壇爲鬼矣然考家語考廟亦自月祭而曾祖之外止有高祖一壇其文並與此不同以禮差之疑亦家語爲原文也適士謂王朝之士及侯國之上士

也立父祖二廟皆不月祭而曾祖有壇無廟高祖以上爲鬼此又降于大夫矣官師爲侯國之下士爲一官之長也立父廟一而祖祭與焉曾祖即無壇而爲鬼則其有禱亦就父廟薦之與蓋又降于適士矣庶士謂庶人在官者也庶士之屬皆降而無廟故死曰鬼然則其事死僅得於寢薦之而已王制庶人祭於寢家語四時祭於寢是也

方氏苞曰親疏多少之數即下親者祭多疏者祭少之謂也廟祧壇墠之多少義亦得通但記曰設廟祧壇墠而祭之則宜主祭之多少方氏曰以有昭有穆

有祖有考爲親疏之數而屬之親親之殺以或七或五或三或二爲多少之數而屬之尊賢之等似未安又曰五廟月祭後儒傅會之說也禮之嚴重者莫如祭自天子以及公卿百執事皆散齊七日致齊三日祭之明日又繹而賓尸倘月舉之民治將爲之不詳矣記所據蓋周語日祭月祀之文不知所謂日祭者在喪朝夕上食也畿內諸侯而公卿大夫朝夕上食與執焉故曰甸服者祭所謂月祀者朔望喪奠也侯服以時至者則與執事焉故曰侯服者祀此記誤會國語韋昭註周語日祭祖考月祀高曾又因此記而

誤也必欲曲爲之說豈月朔朝廟亦有奠饋而非若
正祭之備禮與長樂陳氏謂月祭爲薦新薦新有時
不開每月而一舉也張子謂兄弟數人代立止當一
世雖親廟不害爲數十廟非也特祭七廟五廟尚若
獻酬難遍況數十廟乎以義推之兄弟數人其爲一
世則共一廟亦如祫祭合享也朱子曰宗之數雖無
定恐亦止始爲宗者特立一廟後皆祔焉蓋廟有定
址若以時增則每立一宗以下親廟皆當更造先王
制禮不若是之煩擾也
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

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

葛氏斯大曰大社天子祭率土之地示也與郊對舉無稷王社天子祭畿內之土穀者也不與郊對舉有稷祭以句龍后稷配國社祭竟內地示侯社祭一國土穀

姚氏際恆曰郊特牲有大社左傳有周社即國社也天子諸侯各止此一社並無爲羣姓與自爲之分此無稽之說其王社侯社及置社之名他經傳皆未之見後世以爲有二社者皆此說誤之也說詳郊特牲

社祭土而主陰氣下

姜氏兆錫曰大社在庫門內之右名大社者以王爲羣姓立大之也王社崔氏謂在籍田國社在公宫之右侯社亦在籍田置社各在其邑名置社者以大夫士庶自以羣衆特置故名也　方氏曰王有天下故稱羣姓諸侯有一國故稱百姓亦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之意也

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爲立七祀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爲立五祀大夫

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戸或立竈

王氏應麟曰注司命主督察三命孝經援神契謂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以謫暴有隨命以督行孟子註云命有三名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惡曰遭命行惡得惡曰隨命孫子荆詩三命皆有極皆本援神契

馬氏端臨曰司命與厲當有祭之之所若中霤門戸行竈則所祭之神即其地也而隋唐以時享祖宗時并祭於廟蓋本鄭康成記然康成註禮記月令言祭

於廟註周禮宫正言祭七祀於宫中大五祀皆人生日用起居所係當卽宫居而祭之若廟則所以崇奉祖宗不當雜祭他鬼神於其地如門戶中霤廟亦有之因時享而并祀於其地猶可也若司命竈行於廟何關况泰厲乃帝王之無後者非我族類得毋有相奪予享之患乎

姚氏際恒曰按五祀曲禮王制曾子問士喪禮皆有之昭二十九年左傳别謂句芒蓐收玄冥祝融后土爲五祀非此五祀也若七祀則經傳未之見五祀之名月令則爲戶竈中霤門行聘禮亦有門行之說若司命泰厲公厲族厲他經傳亦未

見其改五祀爲七祀者不過取降殺之說由庶人一祀等而上之謂王者爲七耳其無稽可知且謂天子諸侯之祀又有爲羣姓爲國與自爲之分則是天子十四祀諸侯十祀矣何祀之多乎又諸侯大夫適士不得祀戶竈反不如庶人庶士矣大夫以下悉不得祀司命中霤中霤主堂室居處何以不得祀庶士庶人不得祀門行門主出入行主道路亦何以不得祀適士以下悉不得祀厲如其說其家若有無後之鬼可任其爲厲乎庶士庶人或戶或竈既無定制將安從之凡此皆不可通也

姜氏兆錫曰司命見周禮中霤門行戶竈見月令泰厲古帝王之無後者公厲古諸侯之無後者族厲古大夫之無後者左傳云鬼有所歸乃不爲厲故祀之也然按五祀爲王侯以下之達禮其文見儀禮祀士禮籍周禮大宗伯司服諸職及曲禮王制月令與凡散見經傳者不一皆無言七祀三祀二祀一祀者其所言五祀則中霤門行戶竈而已今所稱先儒多疑漢記之誤而鄭註反以傳疑經於儀禮士禱於五祀則以爲孝子博求以自盡於曲禮大夫祭五祀則以爲殷禮於王制大夫祭五祀則又以爲有地之大夫

蓋皆本此以爲之詞而不自知其說之相矛盾也豈其未嘗之各經傳與

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

姚氏際恆曰按祭殤之禮古有之其分尊卑之數而謂祭適不祭庶他經傳未見此亦取降殺之說與七祀略同且人生壽考見及玄孫止矣鮮有及來孫者似亦不必爲之預定其制也

姜氏兆錫曰來孫見爾雅方氏曰玄孫之子爲來者以方來未已也應氏曰祭殤之數尊者及遠卑者及

近德厚者流光旣上及其祖又下及其殤祭及於五所祭者遠祭止於適所重者正統也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植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

陸氏奎勳曰棄爲稷神在夏初已然記惑于書序所云湯作夏社

姜氏兆錫曰此因申言內外祀所以在祀典之由也

厲山氏亦作烈山氏炎帝神農之號也其子名柱爲農官因號爲農猶周棄爲后稷官因號爲后稷也祀以爲稷者尊爲穀神也共工氏傳稱以水土官者是也在炎帝之前其子名句龍爲后土官因號爲后土祀以爲社者尊爲土神也

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衆事而野死鯀鄣鴻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契爲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

姚氏際恆曰全襲魯語但魯語之文自爲一氣此則於敘武王之下割去有虞氏禘黃帝一段置之於前全失呼應起結之體使前後氣脈隔越不通矣又按魯語歷敘黃帝顓頊帝嚳堯舜鯀禹契冥湯稷文武十三聖功烈于前故下以禘郊祖宗分配十三聖承之今篇首將有虞氏宗舜易而宗堯則禘郊祖宗既無舜名安得復敘舜之功烈而曰舜勤衆事而野死況乎所祭者十二聖而敘功烈者十三聖此處露出弊竇昭昭矣因歎今人讀國語第以古文目之讀禮記則以經尊之而孰知所爲經者乃出於古文而且

改不成文理則信乎讀書者之不可不加以明辨之功也

陸氏奎勳曰與史記葬於九疑其誤略同鄭註以為征苗而死則尤謬矣

姜氏兆錫曰著猶示也謂知推步星辰之法使衆庶占知其候也法猶正也賞得其平而當功刑合於法而當罪也以義終謂禪位得人也野死謂巡狩而崩于蒼梧之野鄭氏云征三苗也鄣壅修治也正之言定明明之也立定百物之名以曉民庶備財用也司徒敎官之長民成謂化民成俗也冥即月令玄冥為

水官也以寬治民所謂克寬克仁代虐以寬也　陳氏曰自農棄至堯自黃帝至契法施於民者也舜鯀與冥以死勤事者也禹修鯀功以勞定國者也湯除民虐文武去民穢能禦大菑能捍大患者也愚按堯能賞均刑法鄭註能賞句均刑法句味文義全非蓋能字與上下五能字同例不能獨異且能賞一字爲讀亦不成句理考國語云堯能單均刑法單之言盡其文自明若如本文當以賞均刑法四字配說而法字爲正字之意以實當虛可也
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邱陵民所取財

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姜氏兆錫曰上歷言人鬼之屬自社以外皆中內祀也此約言天神地祇之屬皆中外祀也族類也祀典祭祀之典籍也統承上文而結言之也

續禮記集說卷七十九

浙江書局刊

瑞　清校

丁立誠校

吳錫庚校

續禮記集說卷八十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祭義

吳氏澄曰凡儀禮經中有其禮者後人釋其經而謂之義若冠義昏義燕義聘義篇等是也儀禮正經無天子諸侯祭禮止有卿大夫士祭禮三篇此篇總說天子諸侯以下之祭與諸篇引儀禮經文而釋之者不同

姚氏際恆曰此此秦人之筆以篇中黔首二字知之乃儒家之諸子也雖少有疵處然大段自醇正　文白

此篇不專言祭其首言祭故名祭義爾
陸氏奎勳曰首章言春禘及禘有樂而嘗無樂又有
言郊之祭大配天而主日配以月者知與郊特牲同
出一手殷人貴富而尙齒養老之禮天子冕而總干
皆屬傳述舊聞而于義未安釋詩二則斷章取義不
同毛氏之說蓋亦后蒼所記而戴氏爲之芟定者
姜氏兆錫曰說見前篇此篇卽祭以明孝弟敬讓之
義至爲詳切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其理備其節周蓋
人事之本末而人道之始終也所引文王之祭及宰
我問鬼神二條並見家語哀公問篇語頗小異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

姜氏兆錫曰此下五章皆言祭先祖之義而首章先以祭明之也合諸天道孝子感時念親而疏數得中也言春秋不言四時者猶言享嘗乃止與

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

姜氏兆錫曰此申春禘秋嘗之節之義也方氏曰於雨露言春則知霜露爲秋于霜露言非其寒則知雨露爲非其溫于雨露言如將見之則霜露爲如將失

之矣蓋春夏所以迎其來秋冬所以送其往也

方氏苞曰舉霜露則秋可知雨露通春夏故必舉首時霜露與悽愴實相感名故曰非其寒之謂也春曰載陽雨露華滋萬物欣欣愜情多為之舒暢惟君子感時而思親則怵焉惕焉哀親之不得見而如將見之所以怵惕也荀卿子曰人之歡欣和合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悽詭而有所至矣即此義也

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

姚氏際恆曰春禘與郊特牲同而與王制祭統春礿異禮言不同也若周禮春祠則不足据鄭氏據王制

春礿以𢾺郊特牲春禘又據周禮春祠謂祭義春禘

爲殷禮皆謬禘有樂嘗無樂亦同郊特牲說見彼處

孔氏依註以此爲夏殷禮而又述商頌那詩則是嘗

有樂自相牴牾

朱氏軾曰此節經文本明舊註不免穿鑿凡祭莫不

哀怵惕猶悽愴也洋洋如在其誠嘗猶禘也若據舊

註是怵惕樂也而非哀矣秋而悽愴不必僾聞愾見

矣竊意非其寒之謂與若將見之互文耳若謂孝子

之悽愴怵惕者撫時觸念如見其親非徒寒暑遞遷

之感巳也如見者如見其來如見其往也故礿祭而

樂以迎之祭終而哀以送之迎之送之正以致孝子如在之誠也滌蕩其聲所以求神于陽故于迎言樂祭將終則哀益甚故于送言哀其實迎來未嘗不哀送終未嘗無樂經特各舉其重者言之耳末二句是古經不知何代之禮記禮者引之以明迎來送往之意若謂古人嘗有樂禘無樂者亦只是迎來送往之故蓋鬼神之氣即造物之氣春夏造物之氣至祖考之魂氣亦至秋冬造物之氣往祖考之魂氣亦往故嘗有樂禘無樂即此可知仁人孝子之所以饗其親實有愛則存慤則著者非徒修歲事之文而已

陸氏奎勳曰春禘秋嘗其說本誤陳氏欲改春禘爲禴亦未可從夫在春特祠其禮繁于合祭謂春物少而祭從薄者陋儒之曲說也至嘗之有樂余于郊特牲詳辨之矣

姜氏兆錫曰此又申禘嘗之爲義也鄭氏曰迎來而樂樂親之將來也送去而哀哀其享否不可知也方氏曰禘非不送往也然順陽出之義故以陽來爲主而有樂嘗非不迎來也然順陰出之義故以送往爲主而無樂愚按哀樂分屬之禘嘗者禘于春春則氣至樂者樂氣之來而親之與氣俱來也嘗于秋秋則

氣返哀者哀氣之返而親之與氣俱返也但祭統言
大嘗禘升歌淸廟下管象那詩蒸嘗之祭言庸鼓有
斁萬舞有奕是嘗有樂也此與郊特牲皆云無樂未
詳
致齊于內散齊于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
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
黃氏震曰齊之爲言齊也齊者致一也齊而一于思
親則外事絕矣思親不害于爲齊也若謂齊不可有
思恐淪于莊子心齊之說後世竊之爲禪學者也程
氏講明正學而門人多流于禪往往多附益之學者

宜謹孔子云祭思義

姚氏際恆曰于內于外指廟之內外鄭氏以致齊爲思此五者散齊爲七日不御不樂諸事然則七日之內獨可不思此五者乎未可如是分也蓋齊之日以下先泛言凡爲齊之日宜思此五事齊三日以下乃專指致齊三日言耳　又曰程正叔曰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此孝子平日思親之心非齊也齊不容有思張子厚曰齊須是屏絕思慮至祭之日便可與交神若如此思之卻惹起無窮哀戚如何接神按此皆二氏無思之說非儒家言也豈有平日思親而

齊時反不思者惟其思之乃可與神明交不思則安
能下章云哀與樂半祭之前又豈容不得哀大抵此
言將學者驅入忘情寂滅上去不流爲二氏不止矣
吁
姜氏兆錫曰此明將祭之義也致齊于內如祭統心
不苟慮之類即此齊之日以下是也散齊于外如所
謂不御內不飲酒不茹葷之類是也五其字及末者
字皆指親而言疏曰先思其麤後思其精也
方氏苞曰致齊于內者于內不出齊宮也于外猶曰
出而聽政于路寢或有事于國中近郊君知所以爲

尸者則自下之是也樂以事言嗜以物言

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

姚氏際恆曰周旋謂祭時薦獻出戶謂祭畢出室中之尸祭設于室也鄭氏以周旋出戶爲無尸之祭殊鑿容聲容止聲音聞乎其容聲先以其微之顯者言之旣出戶後猶不忍遽退疑而聽焉聞乎其歎息之聲則微乎微矣此作兩層描摹孝子神情處

姜氏兆錫曰此明正祭之義也入室謂始入廟室行陰厭之禮出戶謂薦設時自室內而出也位者親之

神位容聲者親之舉動容止之聲歎息之聲者親之
聲音也僾然彷彿貌肅然儆惕貌愾然感慨貌三者
皆巳與親形神相遇而然也
方氏苞曰出戶而聽謂佐食闔牖戶後也與篇末宿
者皆出其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及祭之後陶陶
遂遂如將復入義正相發
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
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愨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
不敬乎
朱氏軾曰敬致致愛致愨惟敬故存著存著則益生

敬矣故曰安得不敬

姜氏兆錫曰此以下結上二節之意也致極也愨亦敬也承上言將祭正祭如此乃所以不忘乎目耳心而愛敬之實也思其居處以下五者是致愛而存見乎其位以下三者是致愨而著凡皆敬也

方氏苞曰愨愛之篤也存如見其親也著親之形聲志意無微不著也愛與愨存與著有淺深而無彼此觀下文著存不忘乎心則安得不敬及篤致其愨而愨與敬信並列愨非以敬言可知矣三不忘皆致愛致愨之事見乎其位三者皆存著之事陳氏以分解

存著誤矣

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

吳氏澄曰此因上文安得不敬而以養享二字言君子終身之敬又因終身二字而以忌日一事言君子終身之哀

姚氏際恆曰生敬養死孝享思終弗辱是三義不必以思終弗辱承生死解

朱氏軾曰養親享親不敬則無事而不怠肆其辱親

也必矣夫日志有所至謂是日哀傷之志已極也哀傷極自無暇及乎私而曰不敢爲忘哀者戒也

姜氏兆錫曰惟生則敬養故死則思其居處以及樂嗜而敬享之也不能敬則養與享祇辱親矣親之死日爲忌日用者用忌日爲他事也夫日猶此日也至極也謂此日乃心極于念親而不敢盡心于私已耳豈以死日爲不祥而避之哉此所以謂之終身之喪而祭之所自始也

方氏苞曰思敬養之義則知非身之誠不可謂順於思敬享之養則知非愼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不可

謂能終是謂思終身不辱也

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是故孝子臨尸而不怍君牽牲夫人奠盎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

姚氏際恆曰君牽牲夫人奠盎君獻尸夫人薦豆此各舉其一事爲言便文耳註疏必欲辨其孰爲先後與爲何祭便泥禮器云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祭統云及迎牲君執紖卿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涗水

君執鸞刀羞嚌夫人薦豆與此祭義所言大抵文相似而義不必盡同禮言從來如此且古人文字亦欲各出其能不爲雷同也後儒乃欲寸寸而合之銖銖而較之豈不愚哉

朱氏軾曰此節重鄉字惟鄉然後能饗可知饗親之不易與享帝等臨尸不怍至忠也皆言孝子之鄉親所以然者饗不以物而以誠無以鄉之欲祖考之饗可得乎

姜氏兆錫曰此章及推聖人而爲孝子者之祭以明其義也臨尸不怍則鄉親之心致愛致慤可知矣蓋

盎齊也齊齊其敬謹肅之符愉愉其忠和順之實勿勿猶切切諸語詞也饗帝與饗親一理故兼言之餘詳禮器

方氏苞曰受于天者惟聖人能全而歸之而天地所生成莫不有以盡其性所以能饗帝也受于親者惟孝子能全而歸之而父母所愛敬莫不有以充其類所以能饗親也聖人之心自日明日旦以至民胞物與無時而不鄉乎帝也孝子之心自愼行其身以至齊家睦族無時而不鄉乎親也惟其平日如此所以臨尸而不怍言孝子之不怍則聖人之對越在天者

可知矣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

陳氏澔曰如不欲生似欲隨之死也宗廟之禮上不諱下故有稱諱之時如祭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也如欲色然言其想像親平生所愛之物如見親有欲之之色也詩小雅小宛之篇明發自夜至光明開發

之時也文王之詩言此詩足以咏文王也饗之必樂迎其來也已至而禮畢則往矣故哀也

姚氏際恆曰思死者如不欲生描摹恍惚與神明交之狀也中庸云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此春秋時平直之文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秦時之文便開生峭一路矣如欲色然鄭氏作好色解是以其與思死者如不欲生同爲一種生峭之筆故也明發不寐二句本小宛幽王之詩以言文王正合故謂之文王之詩古人引詩亦多如此祭之明日不必言是繹祭只是摹寫明發不寐之意哀與樂半尤祭之

精言

朱氏軾曰如欲色然補足上意謂如見親愛欲之色也

姜氏兆錫曰此即文王之饗親以明之也愛猶嗜也色猶顏也家語作思之深如見親之所愛祭欲見親顏色者其唯文王乎言文王如見夫親所嗜愛而事之如生必欲見親之顏色而思之如不欲生也詩小雅小宛之篇明發光明將發之候詩本謂宣王不懷文王武王之功烈而此借以明文王之念父母如此也饗致謂祭之日又思謂祭之明日也饗而致之樂

其來也已至而祭畢則往矣故哀而又思之也此因上文引詩明文王之意而申之也

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慤其行也趨趨以數已祭子貢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恍惚之有乎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

姚氏際恒曰慤與趨趨以數不爲容也故子貢以濟

濟漆漆爲問夫子答以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此二句謂容以遠與容以自反何能與神明及交若交神明何可有濟濟漆漆之容乎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恍惚之有乎此二句謂祭事漸已成君子始可致其濟濟漆漆之容夫何倘事恍惚之有乎故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各有所當也謂于前則以恍惚爲當于後則以濟濟漆漆爲當也文氣鬱勃頓挫古宕負先秦妙筆後人不能通解孔氏分恍惚爲孝子之容濟濟漆漆爲賓客助祭之容甚武斷不合且子貢不應誤認夫子之言至此若果分孝子

賓客則言豈一端各有所當此二句爲癡人說法亦粗淺而無味矣陳可大解各有所當分主人賓客皆承疏之謬也　又曰詳味此章意旨全是以下恍惚以與神明交一句作此一番議論濟濟漆漆即恍惚二字之反特借以形容之也解者但見愨與趨數與濟濟漆漆反正爲他所瞞耳此餘意外之餘意也

朱氏軾曰遠舒徐也自反反覆修整也容謂威儀之餙與論語居不容之容耳此言賓客助祭於天子諸侯非人子祭其親之謂也賓客助祭之容於何見之當反饋薦俎之時禮樂具百官備助祭之君子從主

人後趨蹡執事紆徐容觀煇如也所謂洓洓濟濟者如此若人子想像追慕之情若無也若有也如將見之如將失之此其心爲何如而暇爲濟濟洓洓之容乎序謂舖張陳設恍惚者想像之情方氏曰慌焉若無惚焉若有神人之道幽明之際以誠心交之其像如此

姜氏兆錫曰此即孔子之饗親以明之也嘗秋祭也薦所薦之物也親身自執事也趨趨行步狄也數舉足頻也皆誠敬無文之意濟濟衆盛貌洓洓光澤貌恍惚乃思念深微之象也子貢待祭畢而以夫子所

嘗言爲問者蓋怪其言與行異也夫子言濟濟者容
也是處己於疏遠而非所以爲親也漆漆者容也是
自反以修整而非所以爲質也容之疏遠及容之自
修整者夫何能交及於神明乎我之自祭何可有此
乎蓋思念深而惟以誠慤爲貴也若助天子諸侯之
祭則不然尸初在室後出在堂更反入而設饋作樂
既成主人薦其薦籩薦豆與牲體之俎至此則序禮
樂備百官獻酢往復凡助祭之君子各以威儀相尚
此際又何能有思念恍惚者乎蓋言各宜濟濟漆漆
乃廟中賓容之容非主人之容也孔子言此殆非徒

以自白而以存禮意於天下與

方氏苞曰其親親當作䙝濟濟者謂風度之遠也故曰容以遠

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虛中以治之宮室旣修牆屋旣設百官旣備夫婦齊戒沐浴奉承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與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於是諭其志意以其恍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

吳氏澄曰此一節其節有三虛中以治之一也此祭

之先也奉承而進之二也此祭之始也夫婦奉承致

愛也而又洞洞屬屬以致其忠敬焉奉承而進之三

也此祭之終也百官奉承致敬也而又諭神交神以

致其愛焉

姚氏際恒曰此處說出恍惚以與神明交正是上節

註脚

姜氏兆錫曰此承上章推言孝子之祭始終之義也

比及也謂方祭時也具物陳設器饌之屬虛中以治

謂精明在躬心無雜務承上豫備而言也洞洞屬屬

見禮器兩奉承而進之上謂主人下謂助祭者也諭

猶曉也謂使祝官祝告而曉神以志意也

孝子之祭也盡其慤而慤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

陳氏澔曰禮有常經不可私意爲隆殺故曰盡其禮而不過失焉

朱氏軾曰慤而慤者慤之至也慤信敬屬內禮屬外

姜氏兆錫曰不過失言禮有常而不私爲隆殺也進退一於敬如親承父母之命而若有使之者亦前章著存之義也　葉氏曰慤者信之始信者慤之著敬

者禮之實禮者敬之文四者於祭無不盡而獨禮不敢過失者明其誠敬與物爲稱也

方氏苞曰百官奉承而進或諭乎孝子之志意而孝子獨致其恍惚以與神明交也舊說總以屬助祭者誤矣上記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恍惚之有乎明助祭則無所用其恍惚也此曰以其恍惚以與神明交則謂主祭者明矣論志意卽詩奏格無言時靡有爭之義

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詘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之

色不絕於面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詘固也進而不愉疏也薦而不欲不愛也退立而不如受命傲也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

朱氏軾曰固與敖一類疏與不愛一類詘愉欲與敬齊之色俱就容貌言敬以詘謂中存敬心而外見其詘也餘倣此

姜氏兆錫曰方氏曰立待事而立也進從事而進也薦奉物而薦也退而立者進而復退徹而退者已徹乃于是乎退也敬以詘則體變而不固敬以愉則色親而不疏敬以欲則心摯而無不愛如將受命則順

聽無違而不敢敬齊之色不絕於面則慎終如始而非忘本此祭所以得也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

陳氏澔曰和氣愉色婉容皆愛心之所發如執玉奉盈如弗勝將失皆敬心之所存愛敬兼盡乃孝子之道

姚氏際恆曰此一段似從論語色難二字做出　又曰成人之道也以見雖在成人事親猶宜若孺慕故

別言之

姜氏兆錫曰此因祭而推孝敬之義以明之也色自顏面而言容自體身而言餘見陳說

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貴有德何爲也爲其近於道也貴貴爲其近於君也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敬長爲其近於兄也慈幼爲其近於子也

朱氏軾曰惟能體道故貴近道者惟忠於君孝於親弟於兄慈於子故貴近君近親近兄近子者

姜氏兆錫曰此承上章論孝之義而歷言五教以發

之也劉氏曰道之理一而德之分殊有德者未必皆能盡道然亦違道不遠矣此所以近也凡言近者皆自此通彼之義

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雖諸侯必有兄先王之教因而弗改所以領天下國家也

石梁王氏曰王孝霸弟此非孔子之言

姚氏際恆曰至孝近王至弟近霸天子有父諸侯有兄此等語爲文家寫意法全不必泥後儒必屑屑求所以爲解便失之

朱氏軾曰人知王與霸之尊而不知至孝至弟之事父兄如事王與霸蓋其尊同也惟父與王同尊故雖天子亦尊其父惟兄與霸同尊雖諸侯亦必尊其兄此皆孩提少長愛敬之良先王因而不敢而治天下之大綱於是舉矣應氏謂至孝至弟合乎王霸之道非文正公以必有父兄爲人父天子兄諸侯亦未嘗

姜氏兆錫曰此特言五教中親長二字之意以明孝弟之爲重也應氏曰仁以事親而廣愛極其至則王者以德行仁之心也義以從兄而順序極其至則霸者以禮明義之舉也孝弟之根本立乎一家王霸之

功業周於天下雖未能盡王霸之能事而亦近之矣諸侯言有兄天子止言有父而已此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之意一云有父謂有父事者有兄謂有兄事者其意與師臣者帝賓臣者王畧同然按雖字文義前說近是因猶孝經所因者本也之因領之言率也雖王侯必有父兄況其他乎此聖人因以爲教以率天下而民從之也王孝霸弟石梁王氏以爲非孔子之言愚按王氏所論蓋以孔門無道桓文而孟子於王霸誠僞之辯尤嚴焉故也然孔孟特指當時五霸而言耳若霸字本義實王制方伯二伯之制

輔王爲治而爲諸侯之伯長者如曹憎思王伯孔子刪詩並存之而程子斷以爲亂極思治剝而將復之象其非貴王而賤霸也抑明矣且如周初二南之化可謂盛矣而分陝循行以布文王之政者伯也霸字旨趣至此而盡則霸亦豈有害於道哉然則王氏特因孔孟餘意爲後世嚴其辯而執以定王霸之功罪則不可也其疑此條非孔子之言而辯之者尤疏自孝子將祭以下與孔子之答子貢者已不相蒙皆爲記者之詞也

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

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

姚氏際恆曰孟子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此又從孟子衍出　又曰徐伯魯謂此上兩章無關祭義指爲錯簡夫因論孝子之祭而及於孝因論孝而及於弟義正相通何錯簡之有後凡集註言錯簡皆謬說見篇首

姜氏兆錫曰睦猶和也愛親之象順猶從也從兄之實慈之言恩也恩相浹則和矣命鄭氏謂尊長教令是也蓋愛敬盡於親長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

特舉而措之而已此又引孔子之言以明教孝教弟之意也

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敬之至也

祭之日君牽牲穆荅君卿大夫序從旣入廟門麗於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尙耳鸞刀以刲取膟膋乃退爓祭祭腥而退敬之至也

姚氏際恆曰郝仲輿曰君牽牲入庭殺之而取血膋於庭非淸廟嚴肅遠包廚之義未可行也愚按小雅信南山詩云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血膋凡禮家言似多本此則古禮所在固非可以後人之意見測

合也

姜氏兆錫曰此章兼言祭內外神之義而此節首言祭天地不敢哭且入者吉凶不相干也次又言祭先祖也穆謂子也宗廟之禮父爲昭子爲穆君牽牲則子贊牽也序從者卿大夫佐幣士奉芻以次序在牲後也麗猶繫也以牲紖繫於中庭之碑孔也袒袒衣也將殺牲則袒衣取毛以告全而以耳毛爲上也膟膋兒前篇乃退謂薦畢暫退也爓湯中爓肉也腥生肉也爓腥祭畢則朝踐之禮終而退矣

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

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

楊氏秀曰或謂郊祀上帝則百神從祀然乎曰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傳記屢言之竊意垂象著明莫大於日月日月之明即天之明也故祭天而主日配以月非必百神悉從祀也

姚氏際恆曰主日配月之義說見郊特牲天子適四方下以朝及闇昧爽之際也鄭氏解爲終日有事夫豈不謬

姜氏兆錫曰此二節推言祭天以及日月也道原於天而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故郊報天而主以日也

方氏曰天尊而無爲郊天而以日爲主猶王燕飲則主以大夫嫁女則主以諸侯也祀必有配故又配以月猶祭社則配以句龍祭稷則配以周棄也日既報而黑夏尚黑故祭闇日方中而白殷尚白故祭陽日初出及將落而赤周尚赤故祭以朝及闇也祭日謂祭之竟日卽以朝及闇是也

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內外以端其位日出於東月生於西陰陽長短終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

姚氏際恆曰郊特牲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也

上章用其文而增以配月此又云祭日于壇于東祭
月于坎于西其或分或合未詳也

陸氏奎勳曰日出於東以一日而言出東則沒西可
知矣月生於西以一月而言生明於西則終魄于東
可知矣余嘗謂日爲陽隨天左旋月爲陰右旋而與
日交向來歷家從無主是說者安得遇容成羲和之
屬而質其疑

姜氏兆錫曰壇形圓而無虧象日之不虧而盈也坎
形虛而能受象月之有受而明也壇高而顯坎深而
隱一顯一隱以別幽明一高一深以制上下東動而

出西靜而入故以别内外東爲陽中西爲陰中故以端其位也惟别幽明然後制上下惟别外内然後端其位上此以分言祭日月於東西壇坎之制也日出於東言其象之初出月生於西言其明之始生出於東則入於西堯典東曰寅賓出日西曰寅餞納日此也生於西則死於東楊子未望載魄於西既望終魄於東此也日之出入歷朝夕晝夜而成一日月之死生歷晦朔弦望而成一月日陽道常饒月陰道常乏日屬乎陽者長月屬乎陰者短終始相巡而未嘗絶故足以致天下之和若獨陰而無陽獨陽而無陰是

同而已此以上下又合言所以祭日月於東西壇坎之意也

方氏苞曰日月之行有冬有夏陰陽迭爲消長或晝長而夜短或晝短而夜長然後寒暑分四時平運而歲功成故聖人之報天主日而配以月也致天下之和絪縕化醇而百物生也

天子之禮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義也致讓也致反始以厚其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致物用以立民紀也致義則上下不悖逆矣致讓以去爭也合此五者以治天子之禮也雖有奇邪而不治者則微矣

吳氏澄曰和用猶言利用和者和於人而不乖戾之謂義謂君臣之上下父子之尊卑兄弟之長幼夫婦之外內各得其義也讓則宗族鄉黨相推遜也致和用者利民之用厚民之生也致義致讓者正民之德也先言和用富而後教之也

姚氏際恆曰反始卽指祀祖觀下章云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可見鄭氏謂反始爲報之屬天非也致反始主吾身言之致鬼神主祖考言之

姜氏兆錫曰致應氏謂致其極也反始自本原而言鬼神自尊嚴而言和用自節度而言和者中節之謂

慕容氏謂物各有用而得其節也註謂變和言物互文也蓋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教民反本復始不忘其所由生故致反始以厚其本也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故致鬼神以尊上也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利用惟和故致物用以立民紀也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故致義則不悖逆矣讓者禮之實也三揖三讓君子以相接而不相侵陵故致讓以去爭也奇謂奇異邪謂邪惡微少也言用此五事爲治則有異行不從治者少矣此節蓋因祭內外神之義而推言以結之

也

方氏苞曰致和用也服物采章之用各得其宜然後尊卑上下之分宜無不和故曰致物用以立民紀也致反始愼終追遠之類故曰厚其本也致鬼神謂天地社稷百神之祀在民上者猶震動恪敬以奉之則民當嚴上可知矣

續禮記集說卷八十